

侯卫东

官场笔记

逐层讲透村、镇、县、市、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



小桥老树 著



侯卫东 官场笔记

逐层讲透村、镇、县、市、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

小桥老树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侯卫东官场笔记 / 小桥老树著.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4

I . ①侯… II . ①小…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6734 号

书 名 侯卫东官场笔记

作 者 小桥老树
责任编辑 陈 欣
特约编辑 程 峰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29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745-1
定 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主要人物关系表

省级
干部

(省委书记)朱建国 (省长)钱国亮
(副省长)秦路 (副省长)吴永忠 (省政协主席)马云栋

市级
干部

(市委书记)周昌全 (市长)刘兵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志远
(常务副市长)郑儒林 (副市长)步海云 (副市长)高榕
(市秘书长)黄子缙 (市政法委书记)洪昂 (市纪委书记)济道林

县级
干部

(县委书记)祝焱 (县长)马有财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秉明俊
(县委副书记)赵林 (副县长)李冰 (副县长)高林 (副县长)李劲
(市园林局副局长)谢婉芬 (县委副书记)高小楠 (常务副县长)李太忠

科级
干部

(县委办主任)季海洋 (组织部部长)柳明杨 (宣传部部长)刘军
(镇委书记)赵永胜 (交通局局长)曾昭强 (组织部副部长)肖兵
(镇长)秦飞跃 (副镇长)秉明 (副镇长)晁杰 (交通局副局长)朱兵
(县检察长)李度 (商委副主任)钱宁 (县副检察长)柏宁

基层
公务员

(主人公)侯卫东 唐树刚 刘坤 张小佳 任林渡 杨柳
秦小红 唐树刚 习昭勇 田秀影 杨凤 高建 郭兰 苟林
欧阳常林 杨腾 晏春生 蒋大金 盛奎 龙琳 付江 唐小伟

村
干部

(村支书)晏道理 (村支书)贺合全 (村支书)唐桂元
(村委会主任)江上山 (村委会主任)曾宪刚 (村委会主任)孙虎

目录

第一章 公务员考试全市第二名 /1

侯卫东知道查户口时间正式开始，只要能查户口，也就说明还有希望，老老实实地道：“今年益杨县从大学毕业生中考了一批学生充实到乡镇去，锻炼几年就进县机关。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就参加了益杨县的考试。考了第二名，具体分到哪里还不清楚。”

第二章 发配青林山当“田坎干部” /30

“经党委研究，决定让你到青林山去。青林政府在青林山上有一个工作组，负责独石村、尖山村、望日村三个村的工作。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分配具体的工作。”

侯卫东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对于赵永胜的安排有些茫然。

第三章 无意中抓住救命稻草 /82

秦大江红肿着眼睛走了出来，接口道：“前几年上青林乡还想着修路，现在看来更没有希望了。”

侯卫东心中一动，“我是青林工作组副组长，若是能组织起来把路修好，说不定能引起领导的重视。”就道：“秦书记，俗话说，无路不富，上青林的发展太慢了；就和20世纪80年代初没有什么区别，我看症结就在这公路上。”

第四章 修公路逼宫镇领导 /98

赵永胜弹了弹烟灰，一字一顿地道：“修路是好事，年轻人有想法也是好事。但是，这么大的事情，工作组应该先给党委政府汇报以后，党委政府同意以后，你们才能去开这个会。”他严肃地道：“你们工作组不按规矩办事，把村里聚集起来，这是在逼着镇党委表态，明白吗？”

第五章 马县长表扬人不点名 /141

青林镇在召开动员会以前，不等不靠主动开始修路。祝焱亲自点将，让秦飞跃镇长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交流材料由秉明亲自执笔，着重阐述了镇政府一班人对于修路的认识，并提出了“要致富，先修路”的口号。

尽管这个口号平淡无奇，仍然得到了马有财县长充分肯定。作为1994年大办交通的标准口号，马有财在会上表扬了青林镇三次，还特意奖励青林镇二十万元。

第六章 引起市委常委领导注意 /171

岁月无情，当年的女民兵连长已变成了一位头发花白，牙齿掉了一半的老人。她拉着高志远的手，絮絮叨叨地说了几句家长里短。高志远见县里领导都在旁边站着，不便久谈，拍着二娘的手背道：“二娘，你多保重身体，春节，我一定回来看你。”

二娘见高志远要走，道：“修路的人是疯子，你要提拔他当官。”高志远没有听明白，抬头看了看二娘身后的中年人，道：“你是小黑吧。”小黑腼腆地笑道：“三哥，我是黑娃。”

第七章 账上趴着十二万 /209

数天来，想着账上的属于自己的净利润居然有十二万，侯卫东就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反反复复地算账，如果单靠一个月三百七十元的工资，不吃不喝接近三十年，才能挣到十多万。如今这钱来得并不困难，那以后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第八章 要理解领导话外的意思 /239

侯卫东这才彻底明白：“这个新石场是曾昭强和朱兵合伙的。他让我跑前期工作，又不谈付钱的事，有点意思。”他想了想，提出了一个要求，道：“如果时间抓紧一点，上半年开工没有问题，为了加快进度，能否将贷款再拨一点给我。”

曾昭强道：“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了，我已经给财务室打了招呼，先将狗背弯石场的所有贷款付了。交通局钱很紧张，狗背弯石场是最好的石场，可以特殊处理，只是这事你一定要注意保密。”

第九章 受牵连检察院来访 /275

侯卫东吃了一惊，道：“检察院找我有什么事情？”

“他们没有说，只是找到派出所，让我们带路，听口气似乎是找你调查情况，估计是县里的哪一位官员东窗事发了。张辉带着他们上来，一个小时就要到，你在山上开着石场，躲是躲不掉的，还是要想好处理办法。”

秦钢又叮嘱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违背纪律的，你要保密，把手机放好。”

第十章 在全县官员瞠目结舌中升官 /301

祝焱不动声色地道：“对青林镇问题的处置方案有意见，常委会上应该提出来，你的具体意见是什么？”

柳明扬坐得笔直，道：“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侯卫东，否则以后选举将后患无穷。”

“我看了关于侯卫东的材料，这个年轻同志以普通干部身份促成了上青林公路的修建，很了不起。既然他没有贿选等违法行为，我认为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工作中得到锻炼，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第一章

公务员考试全市第二名

疯狂之夜

1993年6月30日，沙州学院里充满了毕业前的离愁别绪。

学院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相对而立，中间的两个排球场和三个篮球场就成为楚河汉界。女生宿舍背后是实验楼，男生宿舍背后是一座无名小山。小山上树木和杂草颇为密集，自然成为学生们谈情说爱的圣地。

和室友吃过离别前最后的晚餐，侯卫东顺着小道上了山，来到了固定约会的草丛。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女朋友张小佳仍然没有露面。他暗自焦急，不停地看着手表。

小道上传不时有姿势很亲密的情侣经过，这愈发让他心急。终于，小道上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等到小佳走进了草丛，侯卫东将她拦腰抱住，恶狠狠地亲了亲脸颊，道：“时间这么宝贵，你怎么能迟到。”

“我是女孩子，天然有迟到的权利。”

小佳仰头迎接着侯卫东暴风骤雨般的亲吻。等到侯卫东亲够了，她才解释道：“段英一直在哭，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劝住。”

段英是小佳的室友，毕业分配到益杨县绢纺厂，其男友分到湖北省的一家国有企业，两地相隔数千里。当分配结果出来以后，段英就意识到分手不可避免。可是当真分离之时，所谓潇洒如瓷器一般不堪一击。

侯卫东庆幸地道：“幸好益杨和沙州只有三个小时车程，否则我们也要面临考验。”

沙州是岭西省的地级市，下辖有益杨、吴海、临江、成津四个县，四个县分别位于沙州市的东西南北，呈众星捧月之势将沙州市围在中心，益杨县在四个县中经济条件最好，而且县城里有一所大学——沙州学院，名气比其他三个县大得多。

小佳使劲地在侯卫东胳膊上掐了一下，怒道：“如果超过三小时的路程，我们是不是也要分手。”

侯卫东急忙讨饶：“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轻点，我道歉，道歉还不行吗。”

哄了一阵，小佳这才高兴起来，依偎在侯卫东怀里。

为了今天晚上的约会，小佳特意穿了一套橘色套裙。在夜色中，衣服什么颜色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衣服款式。这种上下两件的套裙是约会的最佳服装，所谓最佳，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既方便情人抚摸，又能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迅速复原。

小佳浑身无力地靠在侯卫东怀里，任由一双贪婪的大手在身上游走。明天是离校的日子，此时她心乱如麻，紧紧抱着男朋友。

侯卫东嗅了嗅小佳的发丝，轻声道：“我胀得难受。”

小佳早有思想准备，低声道：“今天，我给你。”

三年来，侯卫东一直在等着这一刻。他变魔术一样取出床单，这是冬天的床上用品，离校以后，旧床单也就无用。他准备用旧床单来开辟一个新时代。

小佳没有想到侯卫东连床单都带来了，浑身烫得厉害，嗔道：“你挖了一个坑，就等着我跳下来，我现在不愿意了。”话虽然如此说，她手脚却没有停下来，帮着铺床单。等到床单弄好以后，两人疯狂地搂抱在一起。

谈了三年恋爱，两人除了没有完成真正的性爱以外，其他所有事情都做过了。经过一阵抚摸，两人气喘吁吁地躺在了床单之上。

小佳仰望着繁星，担心地道：“会不会怀上孩子。”

侯卫东得意地从一旁衣服里取过一个小盒子，道：“小佳，你看这是什么？”

小佳惊讶地道：“避孕套。”

“正是，我买的十块钱那种。”十元钱，对于1993年的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大不小的开支。为了彰显其价格，侯卫东特意说出了价格。

顺利地脱下了小佳的白色小内裤，侯卫东被避孕套的外包装难住了。避孕套的外包装出奇的结实。他如热锅上蚂蚁一样，与外包装斗争了半天，也没有能够撕开。

对于即将到来的成长经历，小佳心情很是平静。相恋三年，走到这一步是水到渠成。看到侯卫东狼狈的样子，她拿过避孕套，沿着外包装的四角摸了过去，找到了预留的开口处，轻轻一撕就将套子取了出来。

侯卫东道：“我不会用，你帮我戴上。”

“你不会用，我更不会用。”

“套上去肯定就行了，那一天学院放科普电影，你没有认真看吧。”

小佳“噗嗤”笑了起来，道：“那天你们都说没有认真看，其实个个看得口水直流。”说话间，她还是脸红心跳地试了好一会儿，这才笨手笨脚地给侯卫东戴上。

避孕套戴好之际，侯卫东已经到了要喷发的边缘。身下的小佳紧闭着眼，一幅任君采摘的模样。这是他意淫过无数次的场景，可是当梦成真之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不知从何下手。

事到临头，小佳反而放开了，伸出手，引导他前进。

将要进入幸福的港湾，侯卫东突然喷发了。他没有想到盼望已久的第一次就这样结束了，很是沮丧，在心底狂吼道：“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早泄？”

小佳对于性事也是懵懵懂懂，见侯卫东费劲弄了一会儿，刚刚进入身体就一泻千里，长舒了一口气，心里又微微失望。她是善解人意的女孩子，温柔地用双手环着侯卫东结实的后背，以示安慰。

太阳早已消逝在了天边，天空挂满了繁星。

从小山往下看，沙州学院的灯光倒映在湖水中，波光粼粼，很美。

“明天真的要跟我回家吗？”小佳想着父母的怒容，有些不寒而栗。

侯卫东握紧了小佳的手，神情很是坚定：“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我必须面对你的父母。”

两人握紧双手，互相给予对方力量。

离校前夜，缓慢吹动的热风让人异常烦躁，树林深处不知名的虫子在孜孜不倦地鸣叫，湖水中晃动的灯光构成了一幅让人难以忘却的画面。

十一点，各楼的灯同时熄灭。

守在排球场外的副院长济道林看了看手表，对保卫处胡处长道：“你的人准备好没有，记住，这是非常时刻，要以教育为主，不要轻易发生冲突。实在闹得厉害的学生，记下名字，明天扣发毕业证。”

胡处长知道离别之夜有许多毕业生将疯狂发泄，这是考验保卫处工作能力的时候。为此他提出了特别保卫方案，动员了各系有威望的老师，组成了许多小组，分散到各楼层中，以此来控制事态。

排球场东面的法政系和传媒系男生楼最先发难。一只水瓶不知从哪个窗口扔了出来，在地面上发出了“砰”的一声，水瓶的破裂声是一声信号。法政系和传媒系的毕业男生们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开始了离别之夜的狂欢。

509寝室，蒋大力手里拿着一个胶桶，听到水瓶爆开的声音，如吃了兴奋剂一般，朝窗外一阵猛砸。刘坤也跟着将饭盒扔了下去。

保卫处胡处长尖利的声音在楼底下响起，“谁扔的，不想要毕业证了。”胡处长这种威胁每年都要响起，其苍白和无奈早就被同学们摸得一清二楚。回应他的是所有窗口飞出来的各式杂物。很快，排球场另一侧的女生楼也开始响应，女生尖锐喊叫声如轰炸珍珠港的日本飞机，将沙州学院的天空刺得千疮百孔。

骚乱持续了几分钟，窗口扔出的杂物渐渐少了。老师们开始在各个房间里穿来穿去，苦口婆心地做着工作，不时地将香烟发给熟悉的同学。

第一波次的狂欢结束了。

蒋大力意犹未尽，等到守在宿舍的民法老师一走，对侯卫东道：“东瓜，发什么呆，你的桶还没有扔出去。”

侯卫东不想让人瞧出情绪上的异常，笑道：“等老师们走了，我来当发起人。”

个子矮小的陈树鬼点子最多，他溜出了寝室，一会儿就提了两个水瓶过来。进了门就一阵大笑，道：“胖子攒了两个水瓶，准备等一会儿再扔，我把它偷了过来。”

教师们楼里待了半个多小时，看着同学们安静了下来，陆续离开了学生楼。

胡处长站在济道林身边，道：“济院长，你早些休息吧，看来今天晚上没有什么大事了。”

济道林摇摇头，道：“再等等。”

济道林不走，所有老师也就不好离开，都在排球场等着。

侯卫东伸出头，借着路灯，见到楼下一片狼藉，全是砸碎的破桶烂瓶子。他抓起自己用了四年的饭盒，使劲地朝窗外扔去。蒋大力见侯卫东动手，跳起来，抓起陈树偷来的水瓶，就朝窗外扔去。陈树个子虽小，却是一个不肯吃亏的角色，骂道：“蒋光头，给我留一个。”

第二波次的狂欢又被点燃了。

隔壁传来了胖子杀猪一样的吼声：“他妈的，谁把我的水瓶偷了。”

当“叮当”之声终于停了下来，济道林紧绷的脸松了下来，抬手看了看表，不动声色地道：“12点15分结束，和去年差不多，老师们可以回家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509寝室的侯卫东、刘坤、蒋大力等人各自沉默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当出门之际，蒋大力仰天大笑，道：“深圳，我来了，我征服。”

侯卫东藏着心事，没有如此豪情，对刘坤道：“我们两人还得在益杨见面。”

刘坤理了理西服和一丝不苟的头发，道：“你一定要到家里来找我，县委家属院，不来我要生气。”

提着各自物品出了男生楼，踩着乱七八糟的碎片，来到了排球场。排球场外停了许多大车，上面标着到东阳、沙州等城市的名字。

“哥们，走好”、“常回家看看”、“一路平安”等各式标语挂在了树上，随风飘动，哗哗直响。学院广播室里放起了郑智化的《水手》：“苦涩的沙吹痛天边的感觉，让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当离校的第一辆汽车发动，或高或矮、或尖利或低沉的哭声便从车内车外响起，如草丛中的蚱蜢被脚步突然惊动，“扑腾腾”飞了起来。

当客车开出了学院大门，车上同学都沉默了。从此以后，大家就不是沙州学院的学生了，再也没有系主任用恨铁不成钢的目光追随着成双结对的情侣。而学院退休老院长那一句“只许排排走，不准手牵手”的名言，更是随着缓缓移动的客车而永远地留在了沙州学院里。



尴尬的上门女婿

三个小时以后，客车进入了沙州市区。

经过了一座大桥，小佳指着大河对面的厂区间道：“我爸爸、妈妈就在这个厂里，沙州十强企业。”

一大片厂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很气派。

从客车站出来，两人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街道上走了十来分钟。再钻进了一个小巷道，约莫走了二三百米。小佳停住脚步，用手朝前指了指，道：“前面灰楼就是我家。”

侯卫东忐忑地问道：“你爸妈真的很厉害吗，若是他们不让我进门怎么办？”

“我先上楼，看他们态度。”小佳背着一个小包上了楼，将侯卫东一个人丢在了楼下。

厂区的家属楼，所有住户都在一个单位上班，彼此十分熟悉。他们见到一个陌生人提着箱子站在门道口，从他身边经过的人都打量了侯卫东一番。

过了一会儿，小佳从楼道上走了下来，脸上是要哭的表情，道：“他们让你上去。”

“态度如何。”

“不好，他们听说你分在益杨，坚决反对。”

侯卫东心猛地提了起来，嘴唇干燥得厉害，道：“无论如何我都要上去。”

防盗门虚掩着，电视里，付笛声颇有些气势地唱道：“众人划桨哟，开啊开大船。”

一对中年男女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侯卫东进屋放下箱子以后，恭敬地做起了自我介绍：“张叔叔，陈阿姨，你们好，我叫侯卫东，是小佳的同学。”

80年代国营工厂的家属楼，都属于小巧玲珑的类型。屋子小，两面皆有窗，采光和通风相当不错。此时屋内空气如凝结一般，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中年夫妻抱着手，严肃地坐在沙发上。没有拒绝侯卫东进屋，却也没有给他好脸色看。侯卫东作完自我介绍以后，夫妻俩仍然不发一语，让他尴尬地站在客厅里。

侯卫东虽然没有传说中的王者之气，也没有让女孩子一见就变花痴的魅力，可是他毕竟是沙州学院法政系的风云人物，是小佳眼里最优秀的男孩子。如今看着情郎被父母晾了起来，很是心痛，扯了扯侯卫东衣角，道：“你坐。”

对于女儿小佳的行为，父母视若不见。

等到侯卫东坐下之后，小佳递了一杯水过来。喝了一口凉水，侯卫东快要燃起来的心肺舒服了许多。他从裤子口袋里取过红塔山，抽了一支出来，递给坐在沙发上的小佳爸爸，道：“张叔，抽烟。”

张远征是资深烟民，他靠在沙发上，瞟了一下香烟牌子，见是红塔山，心道：“这小子抽的烟，比我的还要好，这些学生大手大脚花家长的钱，真是不懂事。”他扭头看了一眼妻子陈庆蓉，见陈庆蓉盯着电视，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再看了看女儿殷切的目光，便接过了侯卫东递上来的红塔山。

侯卫东早就有了准备，取过一次打火机的。1993年，一次性打火机还没有普及，这种一次性打火机是高中同学从广东带过来的。他“啪”的一声打燃火，恭敬地递到了张远征面前。

张远征点了火，暗道：“这个男孩子从相貌到谈吐都还是不错，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只可惜他分到益杨县，冲着这一点，他就不可能成为乘龙快婿。”

小佳是独女，分配到沙州建委所属的园林所。园林所虽然是一个关乎花草的事业单位，可是效益还是不错。干上几年，还有机会调到建委机关去，这是夫妻俩给小佳规划的生活蓝图。张远征夫妻俩为了小佳的分配已经充分调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身心疲惫，实在没有能力再办一个从益杨到沙州的调动。

陈庆蓉突然站起身来，她走到窗边，重手重脚地打开了一扇窗户，弄得声音震天，道：“抽、抽、抽，咳得要吐血了，还要抽，迟早要抽死你。”她把窗户打开以后，又坐回到沙发中，对着张远征道：“不准在屋里抽烟，要抽到屋外去抽。”

陈庆蓉不过四十来岁，岁月已经在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却也让

她变得精明强干。

她不能接受女儿嫁给益杨人，是缘于自己的经历。年轻之时，陈庆蓉和张远征曾经两地分居十二年。这十二年分居生活，给这对夫妻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他们两人以自己的人生阅历作为判断女婿的依据。他们要保护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磨炼的女儿，免得女儿因为选择错误，留下永远不能弥补的伤痛。

小佳长相极似陈庆蓉，是活脱脱的年轻版陈庆蓉。不同之处是性格，陈庆蓉性格刚强，言语咄咄逼人。小佳的性格则多了一分温柔，但是从骨子里，她也是倔强而敏感。

此时，见到父母对着侯卫东冷言冷语，眼泪水在眼眶里转了几转，道：“爸爸、妈妈，今天中午吃什么，我去理菜。”她站起来，对着侯卫东道：“我们一起去理菜。”

等到侯卫东起身之时，陈庆蓉站起来，道：“你们坐着，稀罕你们理菜。”她径直走到厨房，“砰”地将厨房门关上。此时，厨房里飘出来一阵鸡汤的香味，知道女儿要回家，陈庆蓉专门请了假，早早地从菜市场买了一只土鸡，用小火煨得香气扑鼻。此时，看到飘着香味的罐子，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啪地将火关掉，站在厨房里，抹起了眼泪。

过了一会儿，张远征也进了厨房，看着妻子泪汪汪，他气鼓鼓地道：“小佳太不懂事了，不提前说一声，就把人带回来了。”又劝道：“人都来了，吃过午饭，好好给他谈一谈，这个小伙子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陈庆蓉不满地道：“给你递了一支烟，立场就变了。若是解放前，你一定是叛徒，想起两地分居的十来年，我就害怕，绝不能让女儿走我们的老路。”

在客厅里，小佳悄悄拉着侯卫东的手，道：“对不起了。”

来沙州这一路上，侯卫东做过充分的思想准备。看到小佳内疚的样子，轻声安慰道：“这已经比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能够理解他们。”

过了一阵，张远征端着一个大盆子进来，盆子里飘出了阵阵诱人的香味。侯卫东坐了三个小时的车，肚子早唱开了空城计。这香味飘来，顿时将他的馋虫也勾了出来。等到张远征转身又进了厨房，他连忙将口水咽回肚里。

张远征又端出来一盘炸得焦脆的小鱼，这是从大河里捕上来的小鱼。炸焦以后，香味扑鼻，是小佳的最爱。小佳知道这是父母特意为自

已准备的，不禁有些心虚，没有回家时的理直气壮。

陈庆蓉从厨房走出来，将手中一盆红烧鱼重重地放在餐桌上。拿起饭碗，开始不停地吃了起来。张远征随即也从厨房走了出来，使劲地拉了拉桌子，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

侯卫东坐在沙发上，过去吃也不对，不过去也不对，小佳进厨房拿出来两个碗，道：“过来吃饭。”

陈庆蓉几口就把饭吃完了，把碗往桌上一顿，走到客厅。张远征也把碗一顿，紧跟着陈庆蓉的步伐，也走到了客厅。

小佳趁着父母到客厅之机，飞快地给侯卫东夹了一根饱满的鸡腿。

鸡腿皮子发出诱人的金黄色，还有几滴浓汤从光滑的皮子上滑落。不过鸡腿的香味终究抵不过满屋的尴尬气氛，侯卫东勉强将美味鸡腿送进了肚皮。什么叫做味同嚼蜡，他现在有了最真切的感觉。

在小佳开始收拾碗筷的时候，陈庆蓉站起身来，走到饭桌前，严肃地对侯卫东道：“你到里屋来，我有话给你说。”

到了最后摊牌的时间，小佳心中“咚咚”地狂跳起来。陈庆蓉面无表情地对小佳道：“你去洗碗，不要过来。”

跟着陈庆蓉走进里屋的时候，侯卫东深吸了一口气，“该来的终究要来，人死卯朝天，怕个屁。”

陈庆蓉坐在了里屋，她背对着窗户，这样脸上表情就更加灰暗。里屋不大，侯卫东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坐在了陈庆蓉的对面。强烈的阳光透过了窗帘，射在了侯卫东身上，他下意识地椅子往后挪了挪，躲避了那一束强光。

陈庆蓉声音有些沙，问道：“毕业了，你分到哪里？”其实小佳进屋之时，已将几个关键问题给她讲了。只是这种问话，有时就要明知故问。

侯卫东知道查户口时间正式开始，只要能查户口，也就说明还有希望，老老实实地道：“今年益杨县从大学毕业生中考了一批学生充实到乡镇去，锻炼几年就进县机关。我想这是一个机会，就参加了益杨县的考试。考了第二名，具体分到哪里还不清楚。”

陈庆蓉心道：“就算是国家干部，但是在益杨县的乡镇里，有屁作用。”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在吴海县公安局工作，妈妈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个哥哥，

在吴海县公安局工作。”

对于侯卫东的家庭条件，陈庆蓉还是比较满意。如今企业转制、破产的越来越多，铁饭碗已经被打破了。她的一位朋友全家人都在锁厂工作，锁厂破产以后，现在连生活都成了问题。想到这些事，陈庆蓉看着侯卫东的眼光柔和了一些，随后又想到了益杨县到沙州市的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她将心中的一丝温情隐藏了起来，面部表情如核桃一般坚硬。

“小佳在沙州园林处上班，而你在益杨工作，以后肯定要两地分居。现在沙州的户口控制得很严，我和小佳爸爸都在企业工作，没有能力帮你办调动。你爸爸是公安局的，应该有些关系，有没有把握把你调到沙州？”

侯卫东直言道：“我爸爸是东阳镇派出所的，快要退休了，他没有能力把我调到沙州。”

陈庆蓉脸色阴了下来，道：“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们也不想多管，我们只有一个女儿。想她留在身边，这个我相信你能够理解。”

“我理解。”

“我和小佳爸爸两地分居多年，小佳小时候只能放在婆婆爷爷身边，好不容易才团圆。我们不希望小佳也过两地分居的日子，不会同意小佳离开沙州。你是大学生，希望能够体谅父母的难处。”

“阿姨的意思，就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陈庆蓉见侯卫东有些痛苦的表情，委婉地道：“我们对你本人没有意见，也尊重你们两人的感情。但是你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学校，是成年人了，必须考虑现实问题。”

侯卫东低头不语。

陈庆蓉加重了语气，道：“如果你真喜欢小佳，就要让她幸福，我希望你有男子汉的责任心，快刀斩乱麻，与小佳分手，给她幸福。”

这种情况，侯卫东早就料到了。当话真的挑明之时，心、肝、肺就如被一只大手捏碎，他半天都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道：“现在我心很乱，不能马上答复，请陈阿姨给我一点时间。”

陈庆蓉正在和侯卫东摊牌之时，张远征坐在沙发上，点起一根烟，慢慢地吸着。满怀着心事的小佳已将客厅收拾干净，然后坐在电视机前，随手拿起遥控器，不停地换着台。

“不要换了，就看篮球比赛，遥控器给我。”